

# 七月的风

■屈芳芳

天刚擦亮,姑伯就扛着锄头到河洲上去了。

河洲上,成片的玉米地里,玉米棒子已被村民们掰走了,只剩下焦黄的玉米秸秆,被河风吹得沙沙响。

姑伯告诉我,秋夏村水土肥沃,种什么有什么。这几年,家家户户都种上了玉米。

秋夏村的各个屋场,每户村民屋门口的水泥地上都摊着一地的玉米棒,一个个金黄饱满。每天早上,村民们到玉米地里把一颗颗玉米掰下来,装进麻袋里,用拖拉机运到自家屋门口。剥了包叶,摊在平整干净的水泥地上,让它暴晒一天。太阳快落山时,又用铲子把它们铲成一堆,盖上厚薄膜,以防夜露打湿。

走在杂草齐腰身的田坎上,晨露打湿了衣裙,我也是不恼的,反而多了几分欢喜。

霞光映在洋湖出的河面上,泛起熹微的曙色,渡口的机工船静默着。一只水鸟从头顶飞过,划过天际,不见了踪影。

这里的每一寸土地,都种上了庄稼,哪怕一小块土脊畲都种上了。河洲上,村民们忙着收割最后一茬玉米。一条小黄狗跟随主人身后,摇动着尾巴。远处,插秧机正在水田里嘟嘟嘟地响,村民们抢收完早稻,又在抢种晚稻了。

从河洲散步回来,坐在屋门口,一边吹河风,一边吃香瓜,真是惬意。香瓜是堂嫂凌四英种的,又甜又脆。本家邻居屈反元挑着一担空篲箕从我身边走过,他说他要去田里挑秧板蒔田,高高瘦瘦的背影,消失在晨曦里。

早晨,最热闹的要数燕子了,它们时而停在电线杆上伸长脖子欢快地叫两声,时而落在屋檐的晾衣杆上向远处张望。几只母鸡在对面的空地上觅食,咯咯咯地叫着。

堂嫂凌四英还在厨房里忙着做早餐。今年请了十多个人来田里帮忙,每天在她家吃两顿。

正当我进屋要去吃早餐时,姑伯驾着电动车过来了,说:“芳芳,走,去家里吃早餐。”我说:“就在堂嫂家吃吧,堂嫂不是外人。”可姑伯执意要我去家里吃。

回来的路上,姑伯母告诉我:“你跟那些妇女一起吃,她们会把你吃了!她们嘴尖,冒几句好话,你听了,会受不了。”我纳闷:“说什么?”“说你怎么只晓得哩会不会蒔田。这些妇女呀,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”姑伯母很认真地说。

哈哈哈,我忍不住笑了,原来这样呀。

这让我想起了河洲上那长势喜人的玉米,粗犷,野蛮,却又那么朴实,自然。

哎,可惜没亲耳听她们讲,那场面一定很生动有趣。

姑伯家的禾堂坪上堆满了很多已剥好的玉米棒。姑伯说:“这是粘玉米,用作饲料的,等晒干了,准备卖给戈祠堂屋场养牛的戈晓阳。”姑伯家今年种了几块玉米地,玉米产量有两三千斤。对方上门来收,是一块四毛钱一斤。留四五百斤给鸡吃,余下的,还可以卖三四千块。

姑伯还说,他家种了糯玉米,早已摘好,放在冰箱里,中午用它来炖排骨吃,可香呢。

午睡中,窗外雷声滚滚。姑伯母在楼上屋里喊姑伯的名字:“杨喜桂,快去收玉米,要落雨哒。”“着吗子急?你没听说雷声大雨点小吗?”姑伯在楼下搭话。

我从睡梦中醒来,跑到走廊边,一直等着那场酣畅淋漓的雨。如姑伯所讲,雨终究没落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,窗外依旧蝉鸣阵阵,蝉儿们在树上唱着颤抖的歌,歌声悠远深长。装秧板的拖拉机在楼下的水田里嘟嘟嘟地冒烟。

傍晚,姑伯拿着一把铲子,把晒在禾堂坪的玉米棒铲成一堆。一群麻雀落在屋门口的树尖上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姑伯扯开一张厚厚的薄膜袋铺在成堆的玉米棒上。公鸡母鸡也开始三五成群地钻进鸡笼里。

老人铲完玉米棒,从裤袋里摸出一根烟,点燃,欣然地抽起来。

夕阳的余辉照在姑伯黑黝黝的脸上,像一片红的晚霞。

吃过晚饭,姑伯母说带我到河洲走走。河风沁凉,拂面而来。我们踩在铺满碎瓦片的乡道上,往河洲走去。一季稻出禾了,田坎边长满了狗尾巴草,颜色已转深。

河洲上,芝麻地随处可见,芝麻长势喜人。白色的芝麻花像一朵朵小喇叭,在风里吹着。芝麻秆有一米多高了。姑伯说,下个月就可以收芝麻了。

漫步在河洲上,你能感受到稻子抽穗的劲头。知了还在热呀热呀地叫着,太阳已经躲进云层,把天边染成橘色,鸟雀们在夕阳的余辉里尽情地闹腾。河洲是热闹的,又是安静的。

从河洲回来,天已黑了。我们搬几把椅子坐在屋门口歇凉。

我问姑伯母:“您还记得您小时候的事不?”姑伯母瞪大眼睛看着我,说:“不记得了,哪还记得?”而后,我们都不说话。蝉也不叫了,只听见夏虫在黑夜里沉吟,水田里的青蛙偶尔附和几声。过了一会儿,姑伯母好像想起了什么,开始对我滔滔不绝地讲她儿时的陈年往事。

等我再看时间,已是十点了。姑伯母打了一声呵欠。

我对姑伯母说:“姑姑,时间不早了。我明早还要早起到古渡边走走,我们先上楼睡觉吧。”

姑伯母意犹未尽地说:“好吧。”

七月的风,从我耳边吹过。

## 诗两首

■曾平苏

游紫盖峰

万壑千峰覆紫霞,烟村错落八九家。  
蝉鸣一片流水畅,小憩庭院话桑麻。

为挚友登峨眉山而作

巍巍峨眉山,滔滔青衣江。  
嘉州圣洁地,慈恩更浩荡。

## 捞虾米

■陈中奇

小时候,夏天必去捞一次虾米。

没有捞网,自己做。用竹条或茶树枝条,柔韧性好,弯成一个圆圈,得到这些材料方便,房前屋后大把。难点在网,有破鱼网或旧蚊帐最合适。我们村里没江没河,不打渔,没破网可寻,只能打蚊帐的主意。我曾偷剪过塞在凉席下的蚊帐角。一切备齐,穿针引线,把网缠在圈架上,小捞网就做成了。

哪里有虾米捞呢?靠山脚阴凉的小圳小沟里多,长着丝草浮萍的水井里多,水流喧哗、敞亮少遮的主干溪渠里少。太阳越大越好,最好晒到泥地烫赤脚板,这样暑热,虾米才纷纷到水草下乘凉,聚得像夏夜灯影里密集的长脚蚊。拎上小桶,抄上捞网,出发。

动作必定要轻。虾米很警觉,要让捞网像伸进水里的筷子,像原本长在水里的一根水草,不能有任何响动,细细微微的响动都会吓跑它们。也不能让捞网投下阴影,陌生的新鲜的阴影也会吓跑它们。得选好角度,悄悄推进,把虾米往角落里拢,赶到无隙可逃时,慢慢平抄起来。在水里时,虾米近乎透明,细看,才能看到虾头的一点深颜色,离水那一刻,它们在网里露出米粒大的身子,弓起尾来,拼命乱蹦乱弹,像暴雨砸檐时溅起的水花,总有几只又幸运弹回水里。所以,网一出水,赶紧覆过来,往桶面上罩,不管三七二十一,抖动几下,把捞上来的杂七杂八先震落进桶,再捡拣。小圳小沟多游草,边上有柴禾,常挂住捞网,一不小心,要么阻住一网打尽时的推进,要么连网都弄撕破,弄散架。

那时,水真清,清到让人觉得河沟的水都是甜的。我家村里水库底下一丘田,边上水圳里有冰凉的沁泉,虾米最多,是我们最常去捞的地方。

虾米在桶里,不显形的,只薄薄一层,回家洗净,倒在锅里,均匀铺开,微火烘干,反而显出多来。虾,真是很奇妙,一碰到高温,开水、热锅、滚油,立马变色成金黄,好像涂了显形药水似的。揭开锅盖,一锅黄澄澄的虾米,只只弓腰驼背。此前捞回来,我们活泼泼地开心,此时即刻变成香喷喷的食欲了,虾米抵肉,炒韭菜,炒蒜苗,极佳!

那时,我们隔壁村有一位老大娘,没儿没女没老伴,一个人孤零零的,日常靠赶种猪过日子,她背驼得厉害,永远像背上黑罩衣下倒扣着只畚箕,高高坟起。远近村民都喊她“虾米”,因为她捞虾米最在行。

有一次,父亲叫我去请她赶猪。我走进她唯一的一间泥砖屋,那间屋,一半作厨房,一半作睡房,屋梁上挂满烟熏火燎的黑乎乎的炭灰条,四壁泥墙乌黑,光线好昏暗。我模糊地看到灶下有个人影,不知该如何叫她,只“喂”了一声。见到有人来,她慢吞吞地站起,颠颠歪歪走过来,她的脸色像黑罩衣,像炭灰,像昏暗的光线,原来她是双小脚。我告诉她地址,几乎用喊的声音,见她微微点头,喃喃地回道“知道了”,再无话。

我闻到屋内有烘干虾米的香味,但立刻跑出来,像要躲避、脱离或害怕什么一样,屋外却阳光灿烂。我也犹豫了一下,担心仓促间她没听明白,会不会爽约,用不用再进屋重复一遍,但父亲此前已交待过,她答应的事,从来不变卦。

自那以后,我再也没见过她,她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

## 稻米发糕

■朱小平

幼年时在外婆家吃过的手工稻米发糕,不及如今都市糕点店的发糕这般色泽雪白质地膨松。外婆做的发糕,保持了米黄原色,兴许是包含了亲情的元素,那味道似乎更为暄软绵甜,余韵留长。

夏季天然高温,正适宜做发糕。浸泡了几小时的粘米,磨成米浆,迅速发酵,蒸熟的发糕,有一股浓浓的米酒醇香。左邻右舍相互转送,即便是当天吃不完的,盖一块纱布,收藏在阴凉通风处,次日也不会馊坏。在安放我童年的水乡渔村外婆家,进入小暑,日长农活多,忙累了,就找个理由歇下来,蒸一锅发糕犒劳家人亲友。比如,“双抢”早稻丰收了,母猪下了一窝壮实猪仔,或是有远客来访,那家的厨房烟囱总会冒出带发糕米香味的白雾信号。

水乡暑天,是大人的农忙时节,又是涨水防汛时期。年幼的我和哥哥,每逢暑假,都要被父母从院内送到十几里外靠大堤边的外婆家躲水。

外婆会掐算好我们到来的日子,提前蒸好发糕迎候。到外婆家的第一顿早餐,桌上摆着一竹甑屉发糕,有圆鼓鼓的,有方块棱形的,软糯香甜,入口即融,再配上一碟坛子剁椒萝卜干,或者寸段长的酸坛豇豆,五味除苦,开胃生津爽口。一字不识且话语不多的外婆,无法以华丽文雅的言辞表达她内心酝酿封存的爱意,只是用朴实的行动告诉我们:生活不止是简单平淡地吃饭,还要有“点心”来点缀起生活的仪式感。

一甑屉发糕,使我们对漫长乏味又炎热难耐的暑假充满了期盼。小孩子生性贪玩好吃,刚吃了发糕,又吵着要去荒野湖沟打莲蓬采菱角。水性不好又不会撑船的外婆,担心我们溺水,拖着我们到她的菜园土地里巡视,看哪一丛瓜藤上的瓜最先蒂落,哪一畦芝麻豆子渐近老熟。她像个神奇的魔术师,不断更新零食口味花样。外婆这样做,也许不是纯粹地宠爱我们,而是想让我们在日常中多一些快乐和守望,培养我们自小感知幸福的能力,从而更加热爱生活。

到了“双抢”的那几日,邻里联手帮工,外婆在家操持大桌饭菜,无暇看管我们,便将我和哥哥安排到外公的挑谷担子后边拾谷穗。外婆说,捡来的谷子,全都给我们做新米发糕。

记得夏天的早稻谷,熟时没有秋天晚稻谷那样金灿深黄,禾梗叶片皆是浅黄,谷穗尾巴还夹着些许芥未绿。割谷子,渔村人叫“撩尖”,留很长的禾莖,犁翻田后用来沤肥。参差不齐的稻穗挑回晒谷禾坪,脱粒机去屑,曝晒几个日头,风车扬去秕谷,生米就能煮成熟饭,就能做出稻香发糕。

稻穗在外公肩担的箩筐里抖撒,偶有滑落遗漏,我们一路拾捡,很快将收获把握在手。待外公倒掉稻穗堆在禾坪,我和哥哥立马爬进两个空箩筐,双手抓紧箩筐边绳索,眼睛在草帽沿下搜索风的方向,箩筐在曲折的田埂上边摇摆,感觉像荡秋千一样有趣。

禾苗在雨水与露珠的滋润下稳茷,夏日晒干了稻谷进仓,离开学季不远了,外婆又准备蒸一锅发糕,打发我们回家。

哥哥抢着学推石磨,我抢着舀米添喂磨心。我说小勺是哥哥拾的稻穗,大勺才是我拾的,哥哥并不计较,专心于如何匀速运转磨盘。外婆端着脸盆在磨底,从容接住那点点滴滴、涓涓细流的米浆。

这些年,每当我因企望过高而迷茫无措的时候,总会想起童年添喂磨心的场景,一勺一勺,遵循哥哥推磨的节拍,完成一件又一件容易的小事。这种小成功,又重新激活我的自信,启动思维如推磨一样,顺反旋转一圈,将一锅稻香发糕,还原成米浆,还原成谷穗,还原成一株禾苗。我终于发觉,勤于拾缀起眼前小如米粒的收获,也能串联成微光流萤的日子,然后细心打磨品赏,也便是生活本身的意义与况味。